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七十八回 小兄弟有心營兔窟 老奴才無術補羊牢

卻說愛儂正和寶珠談得高興，便任憑柳夫人和婉香等去鬧酒。自己只纏著寶珠，要他再講。寶珠見別人都吃著酒，在那裡說笑，便也不肯講了，說明兒再講。禁不得愛儂一味廝纏，因道：「你回來問我大嫂子去，他比我還講的透徹。」愛儂見寶珠無心對付自己，便扯扯寶兒的衣角，要他同去。寶兒不肯，愛儂等不得，便趁柳夫人不留心著，回到西正院去。見藕香正忙著沒空兒講話，便自回到小桃花館。看見玉簪，便要他唱曲子，自己拿一枝笛兒，吹將起來。玉簪看見他有了點子酒意，因道：「吹笛子傷氣的呢。」愛儂搖首兒道：「我恨的七個調子，總翻不轉來。你教我吹。」玉簪道：「這會子奶奶喊我呢，我去了來。」說著便走向西正院，見藕香正和沈順家的講話。藕香見玉簪來了，因道：「你到我房裡去等一會兒。」玉簪答應著，便進房去。見翠鶯站在帳桌旁邊，看一張帳兒。玉簪道：「姊姊忙呢，用得著我來忙你嗎？」翠鶯見是玉簪，因道：「奶奶等了你半天，怎麼才這會子來？」玉簪未及回答，藕香已進來了，笑道：「我喊你也沒什麼事兒，寶兒今兒已改裝過了，他回來你們總贊他說好，明兒不要又老樣兒，要是他仍改了老樣子，仔細你們的嘴巴子。」玉簪笑道：「奶奶要姐兒怎麼樣，還怕姐兒不依麼？不過咱們配不上講話。要是姐兒不聽咱們的話，不是苦了咱們的皮肉？」翠鶯笑道：「放心呢，照你這樣可人意兒，奶奶捨得打你？」藕香也笑了道：「你們最愛湊姐兒的趣，他說好便好，說不好，便是好也不敢說好。我今兒吩咐你，你便看著他改了，不好也只說好便罷了。奶媽有了年紀，癡呆呆的婆子氣，你也吩咐他一聲兒去。這單子是給寶兒新做的衣服，不要做了又沒人穿。」玉簪笑道：「要是姐兒不愛穿時，倒饒倖了咱們丫頭們呢。」藕香因問翠鶯道：「這個丫頭今兒撒嬌呢，快還不替我擰他的嘴。」說著笑了，忽又想起一件事來，忙道：「快看沈順家的去了沒有？」外面小丫頭早接聲兒叫著沈順家的。玉簪見沒甚話說，便自退了去。

你道藕香這般忙，是為了什麼？原來這一日秦文偶從湖上回來，路過大街，見臨街一所大洋樓，點滿了五色朱燈，樓上絲竹之聲洋洋盈耳，心裡只當是一片茶店。及細看樓下匾額，題著「觀海堂」三字，裡面燈火通明，照耀得如白晝，卻是滿架的圖書，是一片書店。滿地擺列著許多玻璃寶籠，不知是些什麼。因叫轎子歇下，踱將進去。早有一個少年出來招呼。秦文看他是個唸書人的樣兒，因也點點頭，一面看那擺設，都是外國文房器具，竟有好許多叫不出名目，曉不得用處的。因順口問道：「這寶號是多早晚新開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才是禮拜一開的。咱們是專辦學堂裡用的東西，杭州還沒有第二家呢。」秦文暗笑道：「怪道有些古怪東西，我都認它不得。」因道：「這些書籍想來都是外國書了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呢，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日文的原本、譯本，咱們這兒都有。凡是初小學堂起，到大學堂止，任是什麼應用的書本物件，咱們沒一件不備。便是醫藥堂，工藝學堂該用的什麼藥品器械，也都有的。」秦文四下裡看著，偶見有許多珍禽異獸和些蟲兒，都做得像的很。因道：「這玩意兒，倒有趣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是動物標本。原是拿真的來剝制過了，便不會壞。你老要辦這個，價目可以格外一點兒。」秦文笑道：「我不用這個，但問問瞧。照這一個野鴨子要多少錢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是要全副賣的，共是二百種的，共需一百六十兩。」秦文不禁駭異，暗想：「照這樣看來，這片店的成本可不輕呢。」因問：「令東是哪一位？」那人道：「敝東是此地有名的大家，便是學士街秦府。」秦文吃了一驚道：「你不要纏錯了。」那人笑道：「哪裡會錯？敝東本是個鹽道，他不愛做，因為現在學堂是國家最注重的，特地開這一片舖子來提倡。」秦文道：「更錯了，秦府裡哪有這種人？要不是家人們頂名開的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敝東便是東府裡瓊二爺，剛剛還在樓上聽留聲機，才走了的。」

秦文聽得這話，不禁氣得滿臉鐵青，本待發作，復想和他們伙計有什麼話講。便立時上轎回府，一疊聲兒叫小廝們把秦瓊喊來，不道尚未回府。秦文無奈，回到東正院，便問袁夫人可曾曉得？袁夫人說並沒知道。又把淑芳去接了回來，問他也說不知。秦文倒疑惑起來，心想：「他開這店，既家裡人都不知道，又往哪裡來的本錢？」因叫沈藕香去查帳。藕香因著沈順家的把帳房裡的帳一並弔來，又叫往號裡去查過。

秦珍也就同著進來，向藕香道：「帳房裡和號裡瓊弟弟都沒支過錢。不過這一片舖子的情形，我倒有點子接洽。」藕香道：「到底是誰冒了瓊弟弟的名兒開的？」秦珍道：「冒名倒也不是，你聽我細細講給你聽。前兒魁弟弟到了東洋，他寫信給瓊弟說要開這樣一片店。他在東洋朋友很多，什麼東西都拿得動，不必先付錢。只要賣出了，第二次拿現錢買去就是了。不過他在東洋只好管著進貨，這裡沒有靠得住的人，替他開這舖子，因教瓊弟給他料理，只算是兩個兒合股做的，其實大家都沒拿出本兒。瓊弟本在家裡悶的慌，橫豎不費什麼，落得借這一片店做個消遣地方，因就答應了下來。魁弟還派了兩個人來幫著料理，才幾天裡開了起來。」藕香道：「那麼咱們老爺和大妹妹都該知道了？」秦珍道：「這件事，除了我沒第二個接洽，便怕的傳到三老爺耳朵裡討罵。其實照瓊弟和魁弟這樣的年紀，既不出去做官，做點兒生意，也是該派。且這種生意，也不丟了什麼面子。三老爺急的便怕他們年紀輕，丟了本兒罷了。既曉得了，便直說也不妨事。」藕香搖首道：「這個萬說不得。三老爺生平最不喜歡這些，若說了時，便活活氣個半死。我想不如說別人的舖子，不過請瓊弟在那裡幫助筆墨的好。」秦珍想了想道：「也好，我明兒和蘧仙接洽一聲，只說是他開的就是。」藕香道：「還得和瓊弟打一個招呼，回來不要兩不對頭。」秦珍道：「我這會子便去，你且先回一聲兒三老爺去。」藕香答應，兩個便分頭而去。

看官你道，秦珍這番話全是真的嗎？天下哪裡有不該一個本兒好做的生意？那些話不過騙騙婦人女子的罷了。少不得秦珍也有份兒在裡面。只是他倆兄弟為了什麼忽然去開這一片舖子，自必其中另有緣故。當時作者也猜不透，直到後來，方才明白。如今也只好委屈看官，暫不細表，不是做書的故意波折，實在那時候出來的希奇事體太多，不得不按下一邊，再說起一邊來。

且說顧眉仙的老家人叫做顧忠，年已望七，膝下單生一女，嫁在廣東，已經死了。只剩下一個外孫女叫做薛慧兒，他老子在日，也教他讀幾句書，生得十分清秀，十七歲上嫁了一個小家子弟。那人姓魏，叫做魏企仁，比慧兒長上一歲，他父親原是當跟班的，當時跟過一個出使日本的隨員。這魏企仁沒了娘的，從小跟在他父親身邊，便給隨員做個小廝。十四歲上到過東京，住上三年回來，愛上了這個薛慧兒，便成了親兩口子，又同到日本進學堂去了。直到現在回國，因帶了慧兒來到蘇州，探望顧忠。

此時，顧忠住在鄉下，便是顧府的墳莊子上，本來是僱人看守的，此番因眉仙回來祭掃，見墳上的樹木被人砍去了不少。因把管墳的人攆了，派這顧忠住在這裡。一來看守墳墓，二來也好料理兒莊田上的租佃。這老人住在此地，只帶了一個乾兒子，叫做長壽的給他做飯，此外的小廝們，一個也不帶過來。倒是清清靜靜在那裡享著閒福。

這會子他外孫女和外孫女婿尋來，初見面幾乎彼此都不認得。還是薛慧兒原原本本提起些前事來。顧忠早喜的口也合不攏了道：「我真老眼昏花，怎麼說，只幾年不見，便會忘了自家的人？」企仁道：「那年帶著慧兒來，不是你老人家也不認識了？咱們總一輩子常在外面，到你老人家這兒來，你老人家總忙著府裡的事，只到咱們客棧裡轉一轉就去了，總算起來，還不曾有過一天半日坐在一處兒呢。怪不得你老人家一下認不得。」顧忠捻著一把鬍鬚，哈哈的笑著，點頭不了。應問：「你們幾時回來？行李卻丟在哪裡？」慧兒道：「在閭門外客棧呢。我先教企仁到顧府裡門上望你老人家來，誰知竟在這裡。」顧忠道：「那麼我喊長壽去客棧裡取了行李來。這兒不比府裡，你們兩口子便住這裡，也不打緊。」兩人都說：「今兒還回棧去，有許多事呢。」

顧忠見說，也就不N嗦，讓他兩個坐定。便叫長壽見過了企仁夫婦，出去打了兩壺好酒，弄些好菜，和他兩口子一桌兒坐下來吃，又問些近年的光景。企仁回說：「也混的過罷了，只是總受不起一個錢來做家，因此這番回來找你老人家，聽說蘇州的男女學堂開了不少，你老人家在這裡多年了，薦個巴教習，想總容易。」顧忠連連搖首道：「再也不要說起，咱們府裡自從三老爺在揚州故了之後，便剩下咱們一位小姐，從來不和親戚家往來，去年又嫁到杭州去了。府裡只剩下我一個老朽，除了些佃戶租客之外，再也不曾結交一個酒肉朋友。那些學堂裡人，我認識的雖有，還有咱們府裡的小廝充著校長，不過他們見了我便瞧不起我，說我是個

老古董。老實說，我也實在瞧不起那些鬼精靈的小猴子來。」說的慧兒笑了，因道：「我從前聽說大小姐長的和天仙似的，我卻沒福見他一面。這會子嫁了哪一家有福氣的郎公兒了？」顧忠因把秦府上的履歷背了一遍，接著又歎口氣道：「再不想咱們顧府上便會絕了後。若不是對了秦府的親，咱們小姐少不得招贅一個女婿回來，養下一男半女，給顧氏做個宗祧。如今嫁到秦府，他們也不稀罕咱們府裡的家產。這念頭可不斷了？但願這回登著的告白有靈，能夠全哥兒回來，那就是邀天之福。」慧兒駭然道：「全哥兒不是六七年前沒的嗎？」顧忠道：「雖是呢，但是也說不定。」因把浣花的一番前事講給他兩個聽。又說：「你想想，影姐兒能夠遇了救，過上這許多年，咱們家並不知道。就說不定全哥兒也在外面，咱們不知道罷呢。」慧兒呆呆的聽完道：「這真是吉人天相，世間難得的事。」顧忠又說，此番眉仙轉來，本想把這裡的產業變了帶杭州去，因恐顧全還在世上，所以登這告白招尋。若是再過上一年半載沒得消息，少不得要把顧氏的家產並入秦府裡去了。那便只算咱們爺為人在世，替那秦府裡做了一輩子奴才罷了。」說著，他一雙老眼不禁掉下淚來。正是：

黃金作祟能為患，白眼看人盡是癡。